

观影手记 张楠专栏



张楠

张楠,媒体人,现居深圳。发表各类文学作品百万字,散见《萌芽》《飞天》《雨花》《温故》《福建文学》等各地刊物,出版《带我走吧》。

近年热映的好莱坞大片《地球引力》,再度引燃了人们对于太空片的关注和热情。身临其境般的感观特效、无与伦比的创新、无懈可击的配乐,让观众仿佛经历了一场美丽而危险的太空旅行。

可以说,探索宇宙,尽情遨游太空是无数人的梦。然而星汉迢迢,生命何其短暂渺小,多数人无法像幸运的宇航员一样搭乘飞船冉冉升天,更不可能拽着自己的毛发脱离地心引力。于是太空片便承载了人们对于太空的向往,通过电影镜头,人们来实现连做梦都不敢想象的星际旅行。

早在电影诞生之初,人类就将镜头伸向茫茫太空。1902年乔治·梅里爱拍摄了《月球旅行记》,开拓了电影的太空疆域。从这部影片到这部最新的《地心引力》,太空片的发展已然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历程。

太空片也许不是一个比较严格的电影类型,充其量只能视为科幻片的一个分支。有专业人士将此类影片分为两类:一类是描

做不完的太空梦

写人类航空航天发展进程的电影,此类影片较为写实,仿若国家地理纪录片,如《太空先锋》《阿波罗13》等;另一类则是带有前瞻性的科幻片,对茫茫宇宙展开天马行空的想象,如《星球大战》系列、《星际迷航》系列等。

尽管太空片的发展在不同的时代起伏伏,但一个时期冷不丁总有精彩的太空片问世,令人为之炫目和惊奇。通过《第三类接触》,人们对外星人由恐惧防范到拥抱的过程,表达人类融入宇宙大家庭的愿望;借由《火星任务》,人们又随宇航员踏上了探索火星的漫漫征程;至今已摄制了9部之多的《星球大战》系列,哪怕是看到熟悉的片头和主题音乐,似乎都能满足观众孩童般的好奇和对宇宙空间的无穷想象。但在这些目迷神醉的太空片中,不能不提库布里克《2001:太空漫游》,尽管这部“太空史诗”拍摄于40多年前,但关于宇宙、空间的无限和人类自身的渺小的种种认识,俨然已接近哲学和宗教的境界,许多场景成

为电影史上的经典段落,影片也毫无争议地成为电影史上公认的太空片里程碑。

如今,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和对宇宙探索的深入,太空片也在不断突破和创新。《地球引力》的问世,就是一个证明。影片对于太空环境、人类的反应都有精心的设计和细微的刻画,通过最新CG特效3D技术得以呈现,使观众仿佛陡然脱离熟悉的现实世界,遨游太空的愿望梦想成真,进入一个全然陌生却看似真实的世界。《华尔街日报》如此评论:“做梦都不敢想的一场不可思议之旅在今天得以实现。”可谓道出了不少观众真实的观影感受。

“太空是多么大的地方,我们占据了多么小的部分。”人们对未来和未知世界总会有莫名的神往,对无穷宇宙总会有不可遏制的好奇和探求的欲望。也因此,可以想象,未来将会有更多的令人目迷神驰的太空片被源源不断地催生出来。

梅花妆

正在讨论政务,循例,作为贴身秘书的上官婉儿应躲在帘后,聆听,做记录。但上官婉儿故意探出头,在外庭官员前露脸,武则天甚是恼怒,一气之下,施以黥刑。

两则故事比较,第一则的真实性更低。男女间争风吃醋,大打出手的俚俗野趣,只能说向来都是民间传说的偏好。但实际情况应该并非如此,理由有二。

其一,上官婉儿偷情张昌宗,动机不成立。为一个颜值好的男人就五迷三道,不计后果,那是粉丝行为,绝不政治家手笔。当年在高宗后宫,前有高宗本人,后有诸位皇子,至少个个都出身皇族,貌似潜力股,外加武则天也还处于奋斗期,权势并不像现在如日中天,那个时候,正值年少,经验尚浅的上官婉儿尚能明哲保身。如今年近而立,在宫廷政治中练达多年,却冒着忤逆女皇的危险,和一个无任何背景、只有一副好看皮囊的男宠鬼混,这种飞蛾扑火式的自毁,实在不像是上官婉儿所为。

其二,政治考量。男欢女爱于政治抱负于权力来说,终究只配做点心,至多也就是个饭后甜品。武则天的上位历

程,已亲自示范,如何在感情与政治之间进行权衡。一个及长便“明习吏事”又天性韶警的女政治家,会自动赋予自己所有活动以政治优先性,因之上官婉儿在武则天时代的忠诚,应是无需怀疑的。

然,触怒女皇究竟为何,真相早已湮没在历史烟云中,无从查证。也许,与追究缘自相比,更值得关注的倒是刑罚本身:黥其面。

黥面,又称墨面,即在脸上烙下文字或花纹,属五刑之一。上官婉儿所受黥刑,固为奴隶制五刑中量级最轻的,但是再想想吧,在面部刻字啊。无非意在提醒上官婉儿,她的女奴出身,且让她终生铭记:有武则天在的一天,上官婉儿的生死或生不如死,皆是女皇说了算。这,实在是一种非常非常残忍的酷刑。

武则天在上官婉儿面部何处刺字,并不确知。史传,女皇的刀子扎在眉心。婉儿为遮盖眉心刺印,贴上梅花状的面饰,精心加以掩饰,却无意间引领了美妆潮流,时尚女性争相仿效。

时谓梅花妆。

诚实的高鹗

是有隔膜的,但他却是个“红迷”：“向曾从友人借观,窃以染指尝鼎为憾。”而且认为“是书虽稗官野史之流,然尚不谬于名教,欣然拜诺”。

这是1791年的事,后来的读者都信以为真。但是,1927年胡适《红楼梦考证》却认为:“程《序》说先得二十余卷,后又在鼓担上得十余卷。此话便是作伪的铁证,因为世间没有这样奇巧的事!”又说:“后四十回是高鹗补的,这话自可无疑”“高鹗自己的《序》,说的很含糊,字里行间都使人生疑”“后回十回与前八十回决不是一个人作的”“平心而论,高鹗补的四十回,虽然比不上前八十回,也确然有不可埋没的好处”。从此,程伟元与高鹗成了人人喊打的“文学骗子”。不过近年来,学者们又忽然理解起他们来了,新近出版的书上不再是“曹雪芹、高鹗著”,而标着“曹雪芹、无名氏著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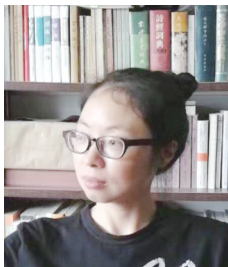
高鹗的《序》说,“今年春”程伟元来找他,这大约是农历二、三月间的事。《序》的

落款说:“时乾隆辛亥冬至后五日铁岭高鹗叙并书”。据考证,这一年冬至是农历十一月二十七日(本月月小),冬至后五日十二月三日。看来高鹗修订《红楼梦》的时间只有8个月,这是本人确认、白纸黑字的证据。8个月时间要能凭空写出后四十回来,肯定是不可能的。原著作者满怀深情,锦心绣口,用时跨越十年。高鹗既非小说家,也无个人深沉感慨,而且还得吃透前八十回情节、揣摩作者的各种创作意图,在时间不足的情况下,如何能够写出“有不可埋没好处的”后四十回!况且,从商业动机来看,程伟元也决不可能给他三、五年时间来补写后四十回。

现在我们宁愿相信,后四十回就是作者的原稿,也许是还未进行艺术提升的初稿,不可能是他人的续作,也非高鹗的补作。高鹗说的都是实话,没有一句贪功之语。

诗曰:
功劳自有他人评,实话曾当作伪篇。
辛苦十年凝血泪,如何八月补苍天。

烟霞问讯 寇研专栏



寇研

寇研,作家,出版《思奔》《大唐孔雀》《上官婉儿和她的大唐》等作品多部。

嗣圣元年(684)二月,武则天先后将儿子李显、李旦从皇位赶下,开始独断朝纲时,她的皇帝之梦已成司马昭之心,世人皆知。李唐江山岌岌可危。

九月,扬州发生叛乱。武则天征求群臣意见,环顾朝堂,高宗临终钦定的顾命大臣裴炎进入眼帘。武则天问之,裴炎答:“天子年长矣,不豫政,故竖子有辞。今若复子明辟,贼不讨而解。”武则天默然。前有李勣之孙起兵叛乱,后有裴炎临危逼宫。武则天以为民间叛乱,根在朝臣。

从此告密泛滥,随意攀咬、株连、罗织罪名成风,酷吏横行前后长达十四年之久。上官婉儿亦未能全身而退。

《旧唐书》载,“则天时,婉儿忤旨当诛,则天惜其才不杀,但黥其面而已。”本应是要被问斩的罪,爱其才,才手下留情,看来武则天这一动怒非同小可。“天性韶警”的婉儿究竟何事,触怒龙颜呢?

流传甚广的有两则故事。其一,与太平公主推荐给武则天的张氏兄弟有关。史传,上官婉儿与张昌宗,两人似暗通款曲,触怒了武则天。其二,史传武则天宰相

红楼槐梦 纪永贵专栏



纪永贵

纪永贵,笔名槐下牵牛郎,文学博士,池州学院教授,安徽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。业余爱好旧诗、书法与垂钓。

程伟元搜集到《红楼梦》多种抄本之后,尤其是后40回的残稿,发现其“起前后起伏尚属接榫,然湮漫不可收拾”,鉴于他自己文化水平的不足,所以要请一个得力的朋友帮助修订,于是他请来了高鹗。

高鹗在程甲本《序》中交待了事情原委:“今年春,友人程子小泉过予,以其所购全书见示,且曰:‘此仆数年铢积寸累之苦心,将付剞劂,公同好,子闲且惫矣,盍分任之?’……遂襄其役。”程伟元为什么要请高鹗?高鹗是辽宁铁岭人,其时在北京。他们是在北京认识的,是“友人”。高鹗为什么符合条件?所谓“子闲且惫”,据说高鹗此前参加会试落榜了,因为三年一考,所以高鹗这时是有时间条件的。又过了四年(1795),高鹗才中进士。

高鹗对《红楼梦》修订工作主要是:“细加厘剔,截长补短,抄成全部。”《红楼梦》是白话小说,用的是北京方言,这对高鹗的修订是方便的。但高鹗是传统文人,读的是“四书五经”,对小说文体应该